

學
易
集

學

學易集卷六

宋

劉

跋

撰

序

溫道士字序

熙寧十年冬余待親京師間則訪故舊與語而得溫子其爲人大抵恭而和喜讀書善談說然少而有目管居欲就清淨避事自養益浩然欲遠引者久而不欲去其母明年夏余居定力寺晝有道士叩門且入余愕視則溫子也問其故則居于醴泉觀事其師王慶之旣閱月

矣爲余道其詳已而泣且請曰某不孝至于此昔先人捐館舍母氏蓋甚少而安適貧約不少倦爲有子也某不幸以疾不得寧而去雖母氏安伯氏之養聽許之去獨不歉于心乎將何以教之余聞而悲之因語曰古之人稱不孝有五子曾有一于此乎且擇其術安其身不以不義施于親而終之君子謂之孝而義之厚薄勢之疏密則不預焉子殆似于此雖然猶有告也京師聲利之宅非有佳山水而緇黃聚集視天下爲多蓋語默動容之間有足以施其親者甚衆子之質誠美矣又知吾言而終之誰以子爲不孝他日又請曰某之師名之崇道願得字以爲戒也余曰所謂道有以加于孝乎子惟勉余言則無媿于道矣乃字曰孝叔而書前日之言遺之遂以爲序

傅坦之字序

古之人有身被窮約而簡易佚蕩曾不戚戚如漢之揚雄者有富貴利達而內不自得奄奄如唐之韋執誼者夫得而悅失而戚亦人之常情而兩人者如此由是言之今居世悲憂愉佚繫其心所處何如而身之利害不

預焉蓋人之不可誣久矣內直則安內不直則歉然之色不謀而生彼雖陰自閉匿陽爲充肆自以爲有處而不情之徵兆見于面目之外以是而享榮名躬利澤特以身而寄也其心雖欲一日逍遙且不可得況有所謂直道而行者哉夫惟昔之達者視處其身如庖丁之處其刀恢恢乎其游于世無入而非樂地此無他其心直而已傳所謂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其是之謂乎吾友傅子少好學外簡易而內淳至名曰坦之其體定矣然一有愧于中則將有不果坦者乃爲之字曰無愧夫

人之處其中者誠無愧矣則披心委情雖之鳥獸蠻貊行矣況于人乎況于州里乎使不幸而貧且賤則揚子是已未能無愧也則險僞將不召而至雖一語一默且不得以直達況于出處乎況于利害乎幸而富且貴則韋氏是也又何足道蓋嘗持是以相天下之人凡詭形匿智俛仰低委號爲崇深以自阻固者彼皆有至愧于中者也豈不欲爲坦直而心實使之如此何可誣乎然則自斯術以往豈特吾子志之吾實志之久矣期與吾子共之

東原集序

吳人聘魯聽歌風雅頌而識其國俗之變及其得失之迹漢儒稱民性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備論四方分野稟受各異某少時讀之以謂性一爾事物雖異豈其人或殊哉而驟聞歌辭亦豈能盡識其故如目覩然是皆史家傳會嘗私竊疑之及身壯日老以事適四方多與其人遊處歲久漸漬熟其情僞雖曰土風所致而其人資質淵源故自有不可同者頗已驗班生之說又得其所爲文觀之詳味託寓之情以驗其所效于後班班多中

則季子之智未易爲不知者道然後乃知少之時信理而不信事于學爲陋昔我先人蚤以諸生從鄉先生龔公學問數道公剛毅誠慤行安而節和其爲文章似其爲人蓋上世居萊蕪徙淄川又徙東平皆在齊魯儒學之地自孫宣公賈存道先生泰山孫徂徠石二先生兵部王公吳文肅公李天章公十數人者皆以經學治行大顯于時而公繼之磊落相望立乎大中之塗世所謂醇儒樸學誠在齊魯爲多則分野之論于是焉信公有易說文中子說臺諫奏議皆別爲書藏家論策記銘書

序詩文凡若干篇爲東原集五十卷其言深博爾雅造次必于信義人皆知非淺丈夫之作而或未能深探其旨異時智識之士一歷耳目則所謂泱泱乎風風乎必有能辨之者公沒後三十餘年曾孫愔能讀公書求文爲集序顧某也何足以知公哉以所聞于先人爲詳故書卷末以自致其景仰之意某年月日謹序

萬佛名經序

趙郡李侯常武之夫人樂安孫氏自常武歿屏居里第閱誦藏經積十餘萬歲鈔取佛名類聚次第數至一萬

使其子周南召南繕錄成書析爲十卷題曰萬佛名經嗚呼善哉未曾有也昔在無數劫時有同名佛同名國城同名父母同名眷屬佛言使我住世微塵數劫說此同名佛數終不能盡況復種種異名由是言之佛名廣博無有央數非佛與佛誰能知者然薄伽梵爲舍利子說七佛爲善作長者子說八佛爲彌勒說十三佛烏波離問三十五佛妙光世中五十三佛乃至過去莊嚴未來星宿見在賢劫各有名號若干若百若廣若略廣或億萬略惟一二非限量也非多寡也應其機緣隨其願

力故無限量中示爲限量無多寡中說有多寡今夫一人之力十數歲之間期至微甚眇而受持成就遂盈萬數亦云極矣不可有加矣學道者安住空寂捨諸亂意端身正向不著形色繫念于佛唱其名號入于一行三昧了知十種功德誠如是雖一佛所足以種諸善根故豔稱南無滅罪塵劫具足十念棲神淨土而況增益積累如是之多又復書寫受持展轉流布使未聞者得聞未信者起信如人處闇照以燈燭如人方渡助以津梁不離于此位而萬佛之名現前推原其功自夫人起其

爲利益寧有旣耶抑嘗聞之一切諸佛法如像如光景如夢如水月故色與虛空等爲幻事佛及衆生均是增語然則謂名號畢竟有何異說食充飢謂名號畢竟無亦應喚火得水學道者如是思維如是悟入然後于諸名號一意自信雖不誦猶誦此之不知而逐于音聲氣息胸舌喉吻雖誦猶不誦也可不察哉夫人之子求爲序引因試論之以成夫人之志云河間劉某序

後序

夫人世家錢唐曾祖贊隨錢俶入朝賜以官祖質父量

皆擢進士第妣李氏常武姑也世爲婚相好故始筭歸
常武常武事親孝得官無仕進意冲澹不競人物爲鄉
里第一夫人與爲體宗族皆謂之稱皇姑王太夫人嚴
重謹禮罕能順適惟夫人是安寢疾久夙夜服其勞禱
于上下請以身代喪居哀次因得羸疾彌年乃有瘳已
而暨暨綜家事調護內外人情感服尤好施求者靡不
厭其意孤嫠來歸如仰慈母獎護成就曲有恩意視人
困厄猶己困之大寒輟衣衾當案推飲食惟恐弗及人
或爲夫人難之雖其子亦稍從容勸止夫人笑而不應

雅性無嗜好服用極儉薄閱佛書解其要義晨夕禮誦
非有故未嘗輒闕蓋常武歿後十有六年享壽六十有
三大觀元年正月二日終于適寢二年七月十三日祔
葬常武墓河間劉某旣弔夫人之子周南召南于廬他
日又弔于殯二子同辭泣曰先夫人積行勤勞備有衆
善法應銘顧其子孱陋莫爲介紹于世之顯人以得銘
日月逝矣念先夫人所錄萬佛名經夫子嘗爲序意者
益著副篇載其行事并納諸壙中儻亦可以爲銘矣乎
某曰是亦銘也已雖然序經可能也若曰夫人之事敢

辭又固以請迺採掇事蹟得其實爲後序如二子之意焉

鄭州原武監碑陰後序

元祐六年八月天水趙公君錫以監牧使守鄭問其屬曰原武監吾先大父文定公所請建歷年滋多中廢而復其事迹本末固宜有存者吏閱故牘不能槩見或得故邯鄲李公淑所爲監記良悉而其石毀亡公覽之慨然將復紀刻會易守宛丘八年四月中公自陳復來守鄭州礪石前具乃使節度判官朱浚明推官孫勰書篆

李公舊記凡慶歷丁亥之官氏咸敘刻之又使管城令劉某別爲後敘刻諸其陰按原武監由慶歷而後官守事治如邯鄲語中無所改逮熙寧七年四月河南使者有言始析而入旁監八年罷南北兩使其監悉廢于是賦馬給軍墾地爲租廬舍器用聽他有司射取或拆賣之旬月之間其地爲墟又十有二年有詔復爲監如故以京輔近郡保馬八百匹六縣故地千四百五十五頃有奇隸焉是歲鄭始復爲州諸役並興而監尤急緡錢所發不問名籍吏毋得舞文番休以百計而奔走執事

之人自稱詔以六十日爲期期足而畢凡爲屋八百二十有四官居園舍吏卒之區前記所有略具而井棚溝封植藝之事其職在縣吏者歲歲增治之以爲常以今會之一廢一復費累巨萬而歲之經用不預此亦傑役而七年于茲未有書夫國馬大事也利害之數上之人實圖之則何爲而廢何爲而復固無得而記云至于事物名數及其歲月烏可以無識抑聞之異時孳育之法常在沙苑及河北而原武沙苑諸監專牧養而已今並河竭澤馬皆他產不能暑濕故登駒之賞設而未應牧

地散接田壘華離相錯其形如犬牙如蠹文如曆之著面非截彼屬此公私易置疆理未可得而治也溝封之法廣深三尺其崇再倍又植之林以爲阻固歲時湮圯工以千計而丁壯數輩獨任其責一捐閑粟數百千斛以募貧民則倍爲崇深可支十歲嘗得是三說于邑人其言雖未必盡是要必有可擇者故因敘前記纂輯後監之事并錄其說以備有司攷焉八年五月一日序

闕題

粵自靈山拈出蔥嶺傳來天下巖林分枝布葉石霜古

月海會重圓界在祖山隱若敵國誰主茲地演公其人
惟公系本坤維化行淮甸三提祖印二紀于茲仁義道
中空華發果荆棘林內石筍抽條莫將優鉢現前翻作
葛藤會去本覺首座見推道伴俾述敘言兔角龜毛敢
期有實狐裘羔袖終愧非宜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序

般陽集序

往歲守官鄭圃地當孔道西游釋子多所延接問其所
詣非五臺卽招提招提西都道場今芙蓉湖老人楷公
昔所棲止大善知識徒衆輻湊幾在臺山分受禮謁其

後遷寓東州機緣句偈往往在人風聲所臨靡不歸嚮
于是臨淄趙侯慕公偈頌號般陽集詒書鄙人請爲序
引某早歲信道老無所得究觀妙語欲加形容而悶乎
情忘嗒焉辭喪夫與豹除斑未之能也爲蛇畫足豈其
然哉嗚呼洞山之後五世而幾息投子以來一傳而大
振興衰天也亦由人歟政和五年十月望日河間劉某
序

金石錄序

東武趙明誠德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

論以攷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卷別白牴牾實事求是其言斷斷甚可觀也昔文籍旣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摹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摹印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讎校之士抱槧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亟稱之以

爲名言彼哉卑陋一至于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皎皎可信前人勤劬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爲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爲玩哉余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攷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

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于學者亟索余文爲序竊獲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書

金石苑序

東平劉繹如成叔哀次前代金石刻爲書不以世代歲月獨以得之先後爲次第取其先大父素所藏著卷首凡得四百表目曰金石苑請余文爲序始余識成叔時年二十餘方以進士得官時時來過余舍所誦說已多

鐘鼎間語其後又十四五年每見每進于前今遂以成書亟有請幅表大小頗得中制裝褫亦精好覽之殊可喜自三代漢唐迄于今金石遺文甚多蓋不可爲量數湮沈消落之餘所存猶不勝計然而散在四方遐僻幽絕人力莫能盡致今所有如此其于玩心游目亦可謂有餘地則成叔之苑不足恨其小也雖非長洲博望彌山亘谷而比之託寓迫迮無所散懷不亦旣富矣乎余友人滎陽王怡彥適身爲縣令而夫妻手裝碑本無虛日職事曠被拘不得去而不悔浚儀董之明子年少亦

收藏古今刻辭疊疊成誦數遺余東漢以前墨本東武
趙明誠德甫貴公子酷嗜古學倣歐陽公集古攷定同
異爲一家言今成叔又有是書且言當滿千裘乃止士
大夫好之篤而余未識之者又不知其幾何昔人刻石
爲二一植山上一沈水中又多卽山磨崖大書深刻彼
其意豈徒然哉所以期望于後之人至深切而常情漫
不領略視碑之存亡何啻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嗚呼世
常得如數公者可謂無負前人哉近有知名士文學著
稱問其書笥所藏赧然自失徐曰爲有力取去余每向
人說數公必舉此士爲對蓋語勢當然則今所書亦不
得而略也

泰山秦篆譜序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
傳泰山篆字可讀者惟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
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
山摹得墨本以慶歷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
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
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

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礪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摹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

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未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于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旣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于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

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沈晦之跡
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
千三百有餘歲而復新茲可尚也如親輒遠黎史作親
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陞
作垂體作禮毘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
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衛宏曰
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于琅琊臺刻石備列從
臣名氏余家所收琅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
大因不復重出歟

記

馬氏園亭記

元豐癸亥余侍親在宋冬十月舅氏自汶上來問訊慰
勞從容燕語遂及鄉里宗族故舊朋友徵存弔亡嘉興
念廢曰甚哉人事之多變也昔之崇墉邃宇爰業輝煥
今或散蕩離析列于編戶昔之膏腴沃衍田賈畝金今
或荒穢不治麋鹿是保昔之聯車列騎繁纓蔚繡今或
重胝累胼逡巡道下昔之博珍善味醇醲滑甘今或日
晏嗷嗷餽粥不入至于日改月化朝戚慕悅處者出者

少者老者語未既悲歎嘻吁愀然變容慨然而問曰異乎哉何其廢者多而興者鮮耶余避席曰不然休旺代謝消息盈虛天之有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地之有也而一興一廢人豈逃之哉且草木之將榮必悴龍蛇之將伸必屈温室洞房吹臺歌榭寧獨非昔之牢獄狂狴乎火耕水耨陸海之地寧獨非昔之荆棘丘墓乎由此觀之貧不必不富賤不必不貴興者未足恃廢者未易絕也且東平之爲郡左岱宗之鎮右鉅野之澤自崇岡峻嶺以至通溝長漕水陸之珍魚鱗雜襲通闔帶闡延

薨接棟居者櫛比來者輻輳此固天府之地余親之所安將卜環堵之室以爲居者也若乃舉強振弱興滯補廢憂患相恤功力相成樂事安業者右之掖之惰游弗率者左之振之使所居移風人人嚮勸此則所望乎鄉人之賢者固亦賢者之用心何獨嘆異之而已于是舅氏欣然喜曰子言是也然吾何足以及此吾所善馬生希古其先力產起家已而浸弱弗振至生以醫顯復其業如初葬其三世城西南原卽墓買田築室以老庶幾有終始者是可嘉也子其以是說遺之以慰其勞以戒

其終諷鄉人之不然者儻亦可乎迺錄其言俾刻石于壁舅氏樂安任某記者彭城劉某書石南陽蔡某

曹州重修學記

仁宗皇帝慶歷四年詔書下取士教養之令三事其一曰立學郡縣之吏頓首奉詔庠序並興而曹實近藩久之缺然皇祐中錢明逸爲州始以令從事學成郡之東南隅其事具錢公所記語中及熙寧初以經攷士立教授官事益衆多而此學不以時繕治歲月披靡浸陋至不可支來者徘徊引去學以狀言州州言監司累章數

十莫肯應者元祐三年轉運判官張公景先以錢二十八萬畀州使新之轉運副使胡公宗回益給二十萬州乃選屬官綱紀葺事以故址卑下雨輒注室中則盡撤屋隱以瓦甃增崇三尺有奇度屋以尋其崇不能二尋深亦如之則五分其崇深而益一故門在西北由大衢益折而南如入陜中則廟前翼張兩門門有巷以達于衢後庖在東與學官比舍廩廡顧在其後則改卜于西寬饒下地車重易至滌濯出焉惟廟及兩堂可以因舊則苴補塗墮之其弗可者輒更之如此先是召人計之

直百萬因怠者數矣會王公子韶韓公宗古皆以儒館
久次相踵爲郡下車攬政以學爲急而所選屬官與學
生之執事者通事務有心計商畧調度轉材儲貨新故
相足物物經意役徒雖髡鉗胥靡然劇易番休飲食豐
浹勤者別賞以金錢無不畢日而作故財力雖薄而功
遂倍或言大姓子出入學舍宜有助者衆謝不然曰徒
擾之耳無益也一毫不干人人亦不知凡爲費四十八
萬踰三時而學成周以重階表爲兩序中奠廟室環列
生舍夏有夾窻冬則重箔會講說于橫經決疑難于主

善禮器之藏經籍之府賓客之次煬爨委積諸所宜有
皆備無缺又哀美材構亭沼上瀾沼而疏之藝木以爲
陰氣象肅遠得閒燕之勝明年春釋奠于廟用幣庭宇
明邃儀物大稱登降興復之節不加舊而肅敬自新靡
不感勸已而序賓席齒飲食堂上獻酬拜揖禮成而罷
退就次舍絃歌讀誦于于愉愉以學爲樂誠不知暴慢
鄙倍之心安自而起所謂爲善易爲不善難于是乎在
鄉人長老乃始太息出涕曰生無益于縣官而所以教
毓成就其子弟至深甚厚不有紀刻何以示不忘某備

員學官雖微人言固願列之按曹地房心之分野堯作成陽舜漁雷澤皆在其地而溝澮之潤接乎洙泗粵有聖人之遺風焉故史家稱其人重厚多君子好稼穡以致畜藏然他日號爲事劇選將必以精急趣辦而其人亦習爲慎伎以抵法禁痛乎風俗之所移豈其本然哉昔文翁化蜀學者至比齊魯朱博大改齊俗則禮節如楚趙匹夫自行其志爲效如此況以天子詔令勸學教士于聖人風化之地又王城百里而近者乎往時濟陰之士蓋有授徒數千如曹伯山者定著六經之文如張

子儁者遠人從學執經壘畔如孫仲或者後來人物輩出不減前日其以位顯者人人能言之不復論著其餘學行自勵尙多有之世未之聞爾今學成士萃禮行一鄉此固學士大夫知名之時勉之哉何遽不如二三子者某雖且終更而去異時過境而問庶幾親以身見之惟日望之元祐四年二月一日記

鄭州滎陽縣移建新學記

滎陽爲鄭屬邑直衝衢界兩京之間于治固劇其地通達易野在前世爲戰墟及建郡縣更廢徙則又兼有三

河諸陵錯雜之俗凡爲邑者平旦視事操牒負券排決而入丁壯垂白紛列庭下臺符府檄金穀趣辦是其尤急其次稊稗數敝連證會逮而民所赴愬曲直論決顧在其後已而吏戢戢取判于前其事或米鹽毫忽而案牘積累至溢凡格心目憤耗漫不暇領略矧敢可否則亦奮筆畫諾或遣期日而已如是日旰乃敢嘗食又經涂貫其闕中行李所取道半天下使客旁午一物不應呵罵立至其聲洶洶率常至乙夜迺定余亦爲邑其勞大約類此而陽羨蔣侯之爲是邑也頗立條目分別區

處朞月之間以治辦稱于其暇時改築孔子廟學輸財赴功不勞而集前日之庫陋頽靡今得爽塏之勝庭宇儀物一一告備始于仲春甲寅訖于季夏己丑是歲秋上丁躬率吏及諸生釋奠于廟絃歌讀誦以時肄習由是長老欣欣以學成爲慶嗚呼人知樂成而不深惟其始之勤是猶爲不知侯者邑人請余文爲記故敘其本末繫之以詩詩曰猗嗟新學其舊維何中堂不藉麋鹿有家我營來斯匪筮匪卜雪然陽開人得耳目嗟爾邑子壤陬而汙夫豈不學莫與爲居小學大迷小慧大愚

云誰居之不在我侯嗟爾邑士侯則厚女弗撓弗遷迪以鄒魯非侯實能尙其自厚我歌此詩以告永久

歲寒堂記

東平李公自熙寧間歷藩服登從官言論風旨在人久矣中歲退休汶陽城東崇仁坊之里第地近而曠帶園爲宅隱然靜深有山林丘壑之氣卽其第中構爲虛堂不侈不迫制度甚古其旁松竹蔽虧不受風日不改冬夏榜曰歲寒日與賓客遊適其上公歿鄉人敬公之居歌詠不怠于是歲寒之名著聞于人公之子常武屬余

文以爲之記居亡何常武卽世余亦南涉江淮踰嶺嶠更八九年乃得歸而常武之子復以爲請嗚呼余自成童拜公退而與常武游忘懷莫逆至相樂也歲不我與死生契闊三十年間歛爲陳迹而余又至堂上追惟曩時之人如對方策閱古人姓名邈乎不可見已顧視此身如憶往日之夢而忽復夢至其處恍然自喪悠然太息政復太上忘情之士不能不以之慨意而況余多難易感從衰得白顧欲以蒲柳之質而誦後彫之語豈不謬哉雖然抑聞古之人始生三歲見恒河水念念不停

已踰六十而覺者示以無童耄性旋嵐偃嶽野馬漂鼓而通人著論謂之不遷然則歲月貿易事物流變彼自爾爾吾何預焉公與常武雖身可使死而不可奪其所好風尚磊落如有生氣余雖早衰善忘而省念平昔如雞鳴後顧瞻東方終有精色此固常武所以見屬余亦自信而不疑尚何可以易此因敘而書之以遺其子使歸刻石以識其先人之志而余亦私自警焉崇寧元年三月十五日記

歲寒堂記

案前歲寒堂記為李常武作此篇為兄子俛作雖標目相同實係二記

人有是心不能無感感有邪正淺深之異而所以感之者固不一也觸于外而感于中者其感淺積諸中而感乎外者其感深凡一語一言之間一事一物之微卒然而遇介然而覺其機躍然動乎其前皆感也豈若涵泳德澤薰陶教化如南國之于甘棠而不忍翦伐晉人之見峴山而泣然流涕蓋其流恩遺愛蘊積于中者既深則寓于物者宜其久而不替至如放逐不偶之臣羈窮無聊見屈潭賈井于邂逅之頃亦為慨傷而歎息遁逸曠達之士過鹿門星瀨剡溪谷口未有不遐想其高風

雅尚而欽羨之也此亦性情之所不能無者若槩之以尊德樂善景行好修之感則有間矣若夫前賢既遠不得掘衣撰杖接其警欬親其典型寤寐永歌瞻望不及或得其經行遊宦之鄉讀書講道之地封植疏剔創爲亭榭立爲祠宇表揭褒崇以致其懷古仰高之思以衍其流風餘韻之傳此固秉彝好德之良心非其感于中者有積累之素安得于歲月既荒之餘而能溯在昔之精英振既往之休烈若有所迫而不容自己者哉先大父燠章幼孤力學肄業于郊外精舍鄉先生默成潘公

一見奇之指庵前竹命賦詩卒章有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刻其語竹上自是教均子孫厥後大父辱交當世名公刻苦磨礪奮身儒科由長沙邑被召守嚴易信復歸郎省入侍經筵一讒去國凜然風操著于麾節者三十年某在支孫中生之日最晚欲求昔讀書之地堙鬱不聞歲在癸巳嘗侍撝堂劉公見履齋先兄于伯父之塋舍教言甚款歷言其所以卜窆之由其地爲真懿大師淨信庵卽大父隱約修藏之所指其路旁之井曰此真懿所浚也緩步後岡披刪荆莽

而指之曰此真懿之塔也真懿實爲大父之母舅某旣
竦然展禮顧瞻徘徊不忍去明年履齋卽世其子侃不
忘先兄之意榜此庵曰思泉矣歲在丙午始榜其堂曰
歲寒取大父詩中之語也蓋其更練世故而得于涉履
者漸熟探索義理而得于講明者漸精故尊德樂善景
行好修之感歷三世而如新等百年而一日豈不以大
父自立之卓然于是仰止其艱勤宣暢其幽眇欲以厲
其勇往追念之志復以告詔其子孫乎倘非于父師之
訓沈涵浸灌有日新之功何以越十有餘年而寄興于

堂扁者鞭辟益親切而趣向益悠長哉于此可驗其學
矣今夫長松之下苔甃露闌原泉淵水利澤沾漑酷旱
不涸行道之人固已飽其甘冽清泚之味是亦足以慰
子之思矣猶恨刻詩之竹蕪沒不存然今日之脩幹寒
梢傲霜雪拂雲霄虛心勁節挺然而成林者非此君之
本支餘裔歟某歲一登再登斯堂之上追念先世種德
流慶之所基師友淵源之自始故迹隱然日邁月征風
聲消寂惕焉大懼且有媿于琅玕翠色猶鬱乎其蒼蒼
也間竊自念皇覽錫嘉適符章句尤汲汲焉惟恐學荒

行墮無以上緝乃歎凜乎一髮之引千鈞也風簷月牖
與俾相期同保歲晚幽貞之操其志亦有年于茲矣暇
日堅請書其顛末不敢固辭敬爲之記重陽後五日宗
叔某謹書

碑

慈應大師政公之碑

鄆須城大谷山昭善崇報禪院住持賜紫慈應大師文
政姓令狐氏生須城令狐村其家相傳唐彭陽公楚是
其上世再從父頌天聖中爲殿中丞族子相如今爲朝

奉大夫大師幼不戲弄踰冠度爲僧護持戒律以謹密
稱通大乘經論入諸講律老師宿學善其咨叩故丞相
河間劉公葬三世大谷西山之陽以恩置寺賜額昭善
崇報度靜人如令歷選于衆乃以大師住持爲第一代
披榛棘立基址種藝樵汲惟日不足已而緇素信服赴
者接踵寺媿媿向有成今林樾蔽虧宇像輝煥薰修供
養報國恩已亦報佛恩又受鄉人勸請造天寧大像建
開元三門貲皆千萬而施者樂輸爭付之權衡稱量洞
入纖介旣成咸懽然喜得未曾有性寬多恕雅不忍言

人過失犯而不校未嘗以色加僮侍議者謂恢然長者
衆中舉無與比鄉人士大夫下逮里巷老稚皆愛之重
之一無間言凡住持二十七年政和三年五月辛卯示
疾就滅春秋六十九僧臘四十五弟子崇能亦令狐氏
兄子之子實嗣寺八年二月壬申與諸弟子新福等共
二十八人歸全身建塔大谷東山下去寺四百弓占地
縱橫十有一肘乃勒銘石永伸哀慕其辭曰衆稽首慈
應師歲三九獲衣止天華姿法泉涸孰求我覺導師爰
結集建茲塔便時日赴山谷忽奮厲如復生又號慕如

始亡藐我等懷警欵守護此刹利羅維願力所加持續
慧命永無盡大宋政和八年二月壬申立

贊

李氏繡佛贊

稽首慈悲父相好光明藏應現行願力針縷妙措成我
觀因緣空亦非自然性種種皆心造是心非造者佛子
不思議熾然一念生諸聖所加持具足千百億我願如
是故造作及見聞過見未來等同承佛記前

又贊

巍巍堂堂妙莊嚴聚一念現前非針非縷文聞已彰何妨金露滿月當空誰知在處

古器圖贊

想古之人悠哉邈乎我獲其器賦象在圖有客見之笑此展轉閱斯勤斯其人云遠我欲曉客耿不能言退觀古人恍獨如存千載寥寥不在圖外謂不信者取器以對

題跋

題醉道士圖

唐劉餗稱僧繇畫醉僧僧賂閻令加冠子爲道士此說謬甚然好事者多信之二閻貴顯取賂僧徒已自難信又位置衣服悉異而云但加冠子尤非近理畫史稱范長壽何長壽皆師僧繇各有醉道士圖行于世余見人家數本人物多少大小各不同安知非范何所爲而必云閻所加張本其不然明矣韋誕懸籠書榜鬚髮盡白王子敬獨謂定無是事太宗傳呼畫師閻立本張彥遠深論其厚誣龍眠李侯猥亦信悠悠之談聞子敬彥遠之風其有媿夫

題醉吟先生傳

河間劉某往歲浮舟南邁與岳州太守許公實同塗相約爲江行棲宿守望之侶致相樂也居亡何公欲之官因別去今年到泗上聞醉吟先生聲稱藉藉一日見過愛其風尚蕭散問之家世則固許岳州之嗣又出諸公所爲傳贊集敘酬贈書跋之語甚衆嗚呼岳州有賢子世之名士交口稱述之固宜而某也幸知其父子于先後二十餘年之間今先生所養超越不汲汲于富貴此政朝廷所欲待以不次行矣強飯勉之遂將有立于世之惟日望之

闕題

古道釋二教源流至隋而止初班氏漢書立藝文志其後諸史皆闕至長孫氏隋書乃有經籍志并載二教所行書甚備其辭詳贍有敘暇日錄此以便觀閱自距國朝五百年間二教興廢多故皆可攷見欲爲文續之病未能也

銘

來賢橋銘

筠于江西爲支郡地左而勝號稱道院其邑故
建城今爲高安其水爲蜀水亦曰錦水自西南
來逕州治然後衡貫城中東入于贛並州諸山
有大溪又從東北來注之所謂來賢橋者此溪
也故時不梁居人爲篋輿或略約交錯石上取
過往來扶攜岌岌行者病焉邑子陳仲吉獨捐
家資改創石杠縱五十有八尺廣十有八尺培
兩厓以爲崇而其隩乃八九十尺始于紹聖二

年九月成于明年三月陳氏有子爲僧曰本明
學于泐潭真淨文禪師余嘗識文于豫章又與
明遇汶上他日明請余爲銘因不得辭銘曰

亘亘法梁來賢之鄉注之錦水翁爲貢章懸瀑十仞流
沫瀾瀾莫敢以亂矧敢以厲爰斲其堅中廬之石是齒
是翼是堞是辟跨其上征焱不見迹穹隆連卷隱虹雌
霓康莊九衢闕此尋尺爾來衝衝過以枕席維水可渝
維石可泐我銘載之俾也無斁

董耘芝石銘

芝爲名葆蓋亭亭三秀九莖衆所傾石爲實巖嶸屹屹
風脊雨骨保而質

熊石銘

熊之祥石之壽祚子孫薦永久

蜀舍銘

某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浚民
所爲記過須城劉跂而請銘爲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
青天耶赤甲白鹽峙峨眉耶檣杖醬菹飯蹲鴟耶一物

不有而不無耶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
獲行以蜀馳臥以蜀息陰燕陽魏吳越璫錯徘徊周流
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學易集卷六

